

唐浩明  
精品集



唐浩明

点评

# 曾国藩家书

下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唐浩明

点评

# 曾国藩家书

下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 / 唐浩明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 - 7 - 5675 - 4110 - 8

I. ①唐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曾国藩 (1811 ~ 1872)  
- 书信集 - 研究 IV. ①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8203 号

## 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

著 者 唐浩明  
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 
特约编辑 邱承辉  
审读编辑 王 海 汪建华  
封面设计 吕彦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, 邮编 200062  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  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  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 (兼传真) 门市电话 021 - 62869887 (邮购)  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 
开 本 787 × 1092 16 开  
印 张 42  
字 数 710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978 - 7 - 5675 - 4110 - 8/K. 455  
定 价 78.00 (上下册)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## 大战赣皖（1858—1861）：百折不挠

- 致沅弟（庸人以情致败，才人以傲  
致败）/ 324
- 致沅弟季弟（戒傲戒惰）/ 325
- 致澄弟（切莫玉成买田起屋事）/ 326
- 致沅弟季弟（深以子侄辈骄傲之气  
为虑）/ 327
- 谕纪泽纪鸿（戒轻易）/ 328
- 致澄弟（坦然怡然对待生死）/ 329
- 致沅弟季弟（资夷力师夷智）/ 330
- 致澄弟（不信医药僧巫地仙）/ 332
- 谕纪泽（药能活人亦能害人）/ 333
- 致沅弟（成功得名不尽关人事）/ 334
- 致澄弟（不轻非笑人不晏起）/ 336
- 谕纪泽（文章雄奇之道）/ 337
- 致澄弟（大字以间架紧为主）/ 338
- 谕纪泽（临摹柳帖以强笔力）/ 339
- 谕纪泽（《左传》解经何以与今解  
不同）/ 340
- 致澄弟（讥评人短即是骄傲）/ 342
- 致沅弟季弟（持以谨静专一之气  
应付危局）/ 342
- 致澄弟（立身处世之“八本”）/ 344
- 致诸弟（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）/ 346
- 谕纪泽纪鸿（文人的遗憾）/ 347
- 致沅弟季弟（从祁门移营东流）/ 349
- 致沅弟季弟（左宗棠之长在善于  
审几审势）/ 350
- 致沅弟（凡办大事，半人力半天事）/ 351
- 致沅弟（约期打仗及观人说话）/ 352
- 致沅弟季弟（莫以多杀人为悔）/ 353
- 致澄弟（情意与钱物）/ 354
- 致沅弟（暂缓奏祀方苞）/ 355
- 谕纪泽（以勤奋追补失落的光阴）/ 357
- 致澄弟（咸丰帝驾崩）/ 358
- 致沅弟（胡林翼去世）/ 359

## 决胜金陵（1861—1864）：功高盖世

- 谕纪泽（目录分类）/362
- 致沅弟（约旨卑思）/363
- 致澄弟（官文党类太盛）/364
- 致沅弟（挽胡林翼联）/365
- 谕纪泽（以二百金办女儿奁具）/366
- 致澄弟沅弟（礼之厚薄与八君子辅政）/367
- 致澄弟沅弟（陈氏妾与节制四省）/368
- 致澄弟沅弟（李鸿章招募淮军）/373
- 谕纪泽（须读李杜韩白等八家诗）/374
- 致沅弟（朝廷着意笼络老九）/375
- 致季弟（慰弟妇之丧）/377
- 致澄弟（皖南人吃人）/377
- 致沅弟（求助当视其力量之所能为）/378
- 谕纪泽（烦劳远胜困苦）/378
- 谕纪泽（有常是第一美德）/379
- 致沅弟（忌妒倾轧为官场常事）/380
- 致沅弟（设厘卡抽税）/382
- 致沅弟（驾馭悍将与密保李鸿章）/382
- 致沅弟（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）/384
- 谕纪泽纪鸿（读书可以变化气质）/385
- 致澄弟（纪鸿中秀才）/386
- 谕纪泽（以《文选》补作文之短）/387
- 致沅弟季弟（以廉谦劳三字自抑）/388
- 谕纪泽（给不上进的女婿留点脸面）/390
- 谕纪鸿（以四百两银贺纪鸿中秀才）/391
- 致沅弟季弟（天地之道刚柔互用）/392
- 致沅弟季弟（愧悔大负李元度）/393
- 致沅弟季弟（如何使用有才无德者）/396
- 致沅弟（面对指摘宜自修）/397
- 致沅弟（不要插手盐务以谋利）/398
- 致沅弟季弟（对购置田宅之指摘当三思）/400
- 谕纪泽（持身可学王陶而不可学嵇阮）/401
- 致澄弟（可怕的瘟疫）/403
- 致澄弟（对父母官宜若远若近）/403
- 致沅弟（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）/404
- 谕纪泽（借亲情疗忧惧）/406
- 谕纪泽（敌军无能平之理）/407
- 致沅弟（用兵之道全军为上）/408
- 致沅弟（一两参合二十余教师的月薪）/408
- 谕纪泽（诗文立意须超群离俗）/409
- 致沅弟（老么之死湘乡早有预测）/410
- 致沅弟（挽季洪联）/412
- 致沅弟（唐鹤九挽联甚佳）/412
- 致沅弟（辞职乃以退为进）/413
- 致沅弟（花未全开月未圆）/414
- 致沅弟（去忿欲以养体，存倔强以励志）/416
- 谕纪泽（劝女儿耐劳忍气）/417
- 致沅弟（凡亲临必打败仗）/418
- 谕纪泽（读书须记札记）/419
- 谕纪泽（以精确之训诂，做古茂之文章）/421
- 致沅弟（豁达光明之识与恬淡冲融

- 之趣) / 422
- 致沅弟 (拼命报国, 侧身修行) / 424
- 致沅弟 (以方寸为严师) / 425
- 致澄弟 (皖南人肉每斤百二十文) / 426
- 致沅弟 (担当大事, 全在明强二字) / 427
- 致澄弟 (苦命的陈氏妾) / 429
- 致沅弟 (能进曾氏私室的幕僚) / 430
- 致沅弟 (为文宜专从简当二字着力) / 434
- 致沅弟 (无形之功不必说) / 435
- 致沅弟 (奏折重在主意、结构及用字) / 436
- 致沅弟 (蛮字为主, 打字向前) / 437
- 致沅弟 (强字须从明字做出) / 439
- 致沅弟 (湘军中的另类将领鲍超) / 440
- 致沅弟 (识为主, 才为辅; 人谋半, 天意半) / 441
- 致沅弟 (避挟长市恩之嫌) / 443
- 致澄弟 (富贵气不可太重) / 445
- 致沅弟 (保人亦有为难之处) / 446
- 谕纪鸿 (不可挂大帅旗, 不可惊动官长) / 447
- 致沅弟 (李泰国购洋兵船事) / 448
- 致沅弟 (解银七万以抚慰) / 451
- 致沅弟 (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) / 452
- 致澄弟 (鼎盛之际宜收敛) / 453
- 致沅弟 (半是天缘凑泊, 半是勉强迁就) / 455
- 致沅弟 (太平军降将古隆贤) / 456
- 致澄弟 (全家团聚安庆) / 457
- 致沅弟 (因奏留黄冕而上干谴责) / 458
- 致澄弟 (子侄辈不能坐四抬轿) / 460
- 致澄弟 (公银作私用宜少) / 461
- 致沅弟 (李鸿章杀降) / 463
- 致澄弟 (莫怕寒村怪客, 莫贪大方豪爽) / 464
- 致澄弟 (私盐只禁船载, 不禁路挑) / 465
- 致澄弟 (欧阳夫人带头纺纱) / 467
- 谕纪瑞 (勿忘先世之艰难) / 469
- 致沅弟 (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) / 470
- 致澄弟 (艰苦则强, 娇养则弱) / 471
- 致澄弟 (时时于俭字用功) / 471
- 致沅弟 (与沈葆楨争夺江西厘金) / 472
- 致沅弟 (无应酬馈赠则不能办事) / 476
- 致沅弟 (李鸿章贪财) / 477
- 致澄弟 (天使致祭时的礼仪) / 479
- 致澄弟 (不要管闲事) / 480
- 致沅弟 (停止赈局, 送回妇幼) / 481
- 致沅弟 (病不在身而在心) / 482
- 致沅弟 (互劝互勸互恭维) / 484
- 致沅弟 (每日总须略有抽闲之时) / 485
- 致沅弟 (杨岳斌以提督授总督) / 486
- 致沅弟 (请不请李鸿章会攻江宁) / 488
- 致沅弟 (为儿子获奖语而欣喜) / 489
- 致澄弟 (有福不可享尽, 有势不可使尽) / 491
- 致沅弟 (李鸿章不敢得罪老九) / 492
- 致沅弟 (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) / 493
- 致沅弟 (八百里驰奏打下金陵) / 494
- 谕纪泽 (成为阶下囚的李秀成) / 496
- 谕纪泽 (验洪秀全之尸) / 498
- 谕纪鸿 (进身之始, 务知自重) / 498
- 谕纪泽 (兄弟同日封侯伯) / 499
- 致沅弟 (老九遭各方攻击, 郁郁不乐) / 501
- 致沅弟 (收回金陵后的三桩大事) / 504

致沅弟（曾氏是否也有过狎邪游）/506

致沅弟（寿弟诗）/507

致澄弟（老九开缺回籍）/509

致沅弟（左宗棠奏报幼天王已逃）/510

致沅弟（新的使命）/511

致澄弟沅弟（甲子科江南乡试）/513

## 剿捻失利（1865—1867）：英雄迟暮

致澄弟沅弟（老九借病拒不应诏）/516

致沅弟（慈禧与恭王矛盾的初次暴露）/517

致澄弟沅弟（替代僧格林沁北上打捻）/519

致澄弟沅弟（不望富贵，愿代代有秀才）/521

谕纪泽（夜饭不用荤为养生之道）/522

谕纪泽纪鸿（气势、识度、情韵、趣味）/524

致澄弟沅弟（老九拒绝北上为晋抚）/526

谕纪泽纪鸿（少年文字，总贵气象峥嵘）/527

谕纪泽（炒老米粥可医脾亏）/529

谕纪泽纪鸿（二十四岁即守寡的纪纯）/530

谕纪泽（刻印船山遗书）/532

谕纪泽纪鸿（宰相府起因于欧阳夫人）/534

谕纪泽（听天命亦是养生之道）/537

谕纪泽纪鸿（借花竹山水以养身心）/538

谕纪泽纪鸿（请吴汝纶之父为西席）/539

致澄弟沅弟（沅甫出处大计：行四

藏六）/540

谕纪鸿（打得通的便是好汉）/541

致沅弟（曾国荃调任湖北巡抚）/542

谕纪泽纪鸿（养生之法在顺其自然）/543

谕纪泽纪鸿（不宜过于玲珑剔透）/545

谕纪泽纪鸿（可悲的侯门长女）/546

致澄弟沅弟（用人不率冗，存心不自满）/547

谕纪泽纪鸿（一百四十年前的高考

辅导书）/549

致澄弟（养生五事）/550

致沅弟（不能视文章太重）/552

谕纪泽纪鸿（贪利而成居半，激进而

成居半）/553

谕纪泽纪鸿（思路宏开为文章必发

之品）/555

致澄弟（不必曲为搜求哥老会徒）/556

谕纪泽纪鸿（风流名士曾广钧）/558

致沅弟（曾老九参劾官文）/559

致沅弟（《湘军志》与《湘军记》）/562

谕纪泽纪鸿（人但有志气即可成之）/564

致沅弟（求强在自修处，不在胜人处）/565

致沅弟（进驻南阳略作回避）/567

谕纪泽（大家名作自有一种面貌神态）/568

致沅弟（自请开缺辞爵）/570

致沅弟（兄弟私议李鸿章）/571

致欧阳夫人（做各房及子孙的榜样）/573

致澄弟（再四辞职苦衷何在）/574

致沅弟（人心日伤，大乱方长）/577

致沅弟（好汉打脱牙和血吞）/578

致沅弟（贪色贪财又豪气的郭松林）/580

致沅弟（悔字诀助老九过难关）/581

致澄弟（虽处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）/583

致沅弟（波平浪静与掀天揭地）/585

致沅弟（湘淮两军、曾李两家联为一气）/586

## 总督南北（1867—1871）：功成身遂

致澄弟（富贵常蹈危机）/590

谕纪泽（世上几无真正的清官）/591

致沅弟（乱世处大位，乃人生之大不幸）/593

谕纪泽（二三四聪明始小开）/594

致沅弟（咬牙励志，勿因失败而自馁）/596

致沅弟（逆来顺受面对百端拂逆）/597

致沅弟（平生四次受人讥笑）/599

谕纪泽（曾纪鸿的肺病起于十九岁）/600

谕纪泽（襟怀高淡胜过南面王）/601

谕纪泽（变柔为刚，化刻为厚）/602

致欧阳夫人（有盛必有衰）/604

致澄弟（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）/605

谕纪泽（制造船炮为自强之本）/606

谕纪泽（散财最忌有名）/611

谕纪泽（小儿女愈看得娇愈难

成器）/613

谕纪泽（备三百两银子买一妾）/614

谕纪泽（病因可能在心血管上）/616

谕纪泽纪鸿（安排后事）/617

谕纪泽（撤天津地方官以全大局）/622

谕纪泽（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）/623

谕纪泽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）/624

谕纪泽（治目神药空青石）/626

致澄弟沅弟（张文祥为何杀马新贻）/629

致澄弟沅弟（空青石回天无力）/632

致澄弟沅弟（理学家亦看杂书）/633

致澄弟沅弟（安置故旧，追悔往日）/634

致澄弟沅弟（精力太衰，不再纳妾）/636

谕纪泽纪鸿（与王闿运相见于徐州）/638

谕纪泽（视察江南机器局）/639

致澄弟沅弟（养生六事与为学四字）/641

致澄弟沅弟（曾广铨出抚伯父）/642

谕纪泽纪鸿（慎独、主敬、求仁、习劳  
四课）/644



——唐浩明点评曾国藩

家书

百折不挠  
大战赣皖（1858—1861）

少年不可怕丑，须有狂者进取之趣，此时不试为之，  
则后此弥不肯为矣。

然祸福由天主之，善恶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，无可如何，  
只得听之；由人主者，尽得一分算一分，撑得一日算一日。

帮人则委曲从人，尚未必果能相合；独立则劳心苦力，  
尚未必果能自立。

心常用则活，不用则窒；常用则细，不用则粗。

## 致沅弟（庸人以惰致败，才人以傲致败）

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日午刻信并伪文二件，知安庆之贼望援孔切，只要桐城、青草坳少能坚定，自有可破之理。

此间诸事如常。有寄希庵一书未封口，交弟阅后封寄。次青十六日回祁，仅与余相见一次。闻其精神尚好，志气尚壮，将来或可有为，然实非带勇之才。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？弟日内默省，傲气少平得几分否？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败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。吾因军事而推之，凡事皆然，愿与诸弟交勉之。此次徽贼窜浙，若浙中失守，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，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，不问人之骂与否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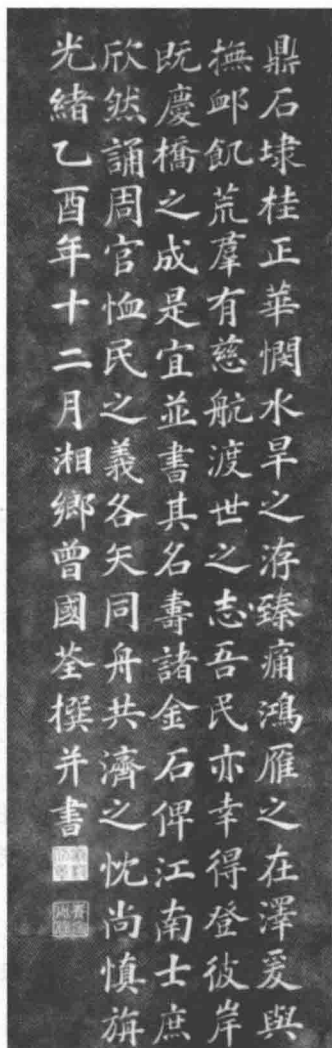
### 点评：庸人以惰致败，才人以傲致败

这封信里曾氏又谈到他的一个阅历：“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败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。”他从军事而推之于其他方面，得出的结论都一样，故郑重其事地告诉九弟。

细读家书，可知曾氏与子弟们谈得最多的莫过于“勤”、“谦”二字。勤能补拙，谦可受益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向为曾氏所推重。常言说，笨鸟先飞。这“先飞”即是勤。庸常人要成功没有别的诀窍，就在一个“勤”字上。反之，则难以取胜。故曾氏由此得出“懒惰”将招致庸人失败的结论。

有才干的人，又往往容易骄傲。一旦骄傲，则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，又极易以轻慢的态度待人。前者导致师心自用，后者招人怨恨。即便再有才干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离失败也就不远了。

曾氏的这两句话，自然是针对老九的傲气而



曾国荃书法

来的。这个曾老九也的确不是谦谦君子，此刻尚未建大功，便有点以海内英雄自居的味道。待到安庆、江宁之捷后，他更是目无余子了。这些，留待以后再说。

但曾氏为了不使老九产生抵触情绪，信的最后来了一句“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”的话，表示以上所说乃是兄弟共勉，不仅仅是批评弟弟。这是曾氏家书的一贯风格：不摆大哥的架子，与诸弟处于同等地位。

## 致沅弟季弟（戒傲戒惰）

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恒营专人来，接弟各一信并季所寄干鱼，喜慰之至。久不见此物，两弟各寄一次，从此山人足鱼矣。

沅弟以我切责之诚，痛自引咎，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，能如是，是弟终身载福之道，而吾家之幸也。季弟信亦平和温雅，远胜往年傲岸气象。

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，十月二十八日待祖父星冈公于阶前，请曰：“此次进京，求公教训。”星冈公曰：“尔的官是做不尽的，尔的才是好的，但不可傲。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尔若不傲，更好全了。”遗训不远，至今尚如耳提面命。今吾谨述此语诤诫两弟，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。唐虞之恶人曰“丹朱傲”，曰“象傲”。桀纣之无道，曰“强足以拒谏，辨足以饰非”，曰“谓己有天命，谓敬不足行”，皆傲也。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即力戒惰字以傲无恒之弊。近来又力戒傲字。昨日徽州未败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，既败之后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约军事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；巨室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余于初六日所发之折，十月初可奉谕旨。余若奉旨派出，十日即须成行。兄弟远别，未知相见何日。惟愿两弟戒此二字，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，则余心大慰耳。

### 点评：戒傲戒惰

接到两弟虚心接受批评的信后，曾氏甚是欣慰，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忆二十多年前祖父的庭训。又引经据典，历数前贤是如何厌恶骄傲的。又再次谈到自己对李元度失事的反省。既有煌煌典册，又有蔼蔼祖训，态度恳挚，话语温婉。在这样的大哥面前，在这样的家书面前，老九、老么能不心悦诚服吗？

## 致澄弟（切莫玉成买田起屋事）

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八月二十四发去之信，至今未接复信，不知弟在县已回家否？余所改书院图已接到否？图系就九弟原稿改正，中间添一花园。以原图系点文章，一个板板也。余所改规模太崇阔。当此大乱之世，兴造过于壮丽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数未满，或有他虑。弟与邑中诸位贤绅熟商。去年沅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为隐虑，此事又系沅弟与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于始。弟向来之盈虚消长之机颇知留心，此事亦当三思。至嘱至嘱。

鲍、张二十六日进兵，二十九日获一胜仗，日内围扎休宁城外。祁门老营安稳，余身体亦好。惟京城信息甚坏，皖南军务无起色，且愧且愤。家事有弟照料，甚可放心，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，以重余之罪戾，则寸心大为不安，不特生前做人不安，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。特此预告贤弟，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。弟若听我，我便感激尔；弟若不听我，我便恨尔。但令世界略得太平，大局略有挽回，我家断不怕没饭吃。若大局难挽，劫数难逃，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，银钱愈多抢劫愈甚，亦何益之有哉？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，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，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### 点评：切莫玉成买田起屋事

大约在咸丰九年年底，在老九的主持下，曾家五兄弟析产分了家。黄金堂为曾家父、祖两辈居住的正房，自然顺理成章地归于长房长孙。故信中所言的黄金堂自是曾氏小家的代号，欧阳夫人带着二子五女住在这里。按当时的家族规矩，虽分家，长期在外做事的兄弟的家属，其在老家的其他兄弟仍有照顾的义务，遇有大事，也有权力过问。

曾家目前兄弟四人，三人在外带兵，住在老家的老四澄侯不仅是自家的家长，对其他三个兄弟的家庭，他也可以叔伯之尊，参与很重要的意见。

欧阳夫人想买田起屋，本无可厚非，但曾氏所见比她更高明一层：大局安定，家中不愁日后没饭吃；若大局不保，世界必乱，田多房多更遭忌遭抢，反为不好。大约是欧阳夫人不接受丈夫的劝告，执意要买田起屋，故曾氏要老四切不可玉成，倘若添置了田产，他便要将它捐出去作为公产。

曾氏的这个观点本是很有道理的，但世俗难以接受，不但欧阳夫人不同意，他的几个兄弟也不赞同。老九早已盖起了豪宅，老四、老幺正眼热得很哩！事实上，曾氏自己后来也慢慢有所改变，同意家中为他起屋买田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欧阳夫人母子督造的富厚堂壮丽宏阔，至今保存完好，只是他本人从来没有去过罢了。

## 致沅弟季弟（深以子侄辈骄傲之气为虑）

咸丰十年十月初四夜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朱祖贵来，接沅弟信，强中营勇回，接沅、季二信，皆二十五六日所发。自二十七日以后，弟处发信，想皆因中途有警折回矣。日内不知北岸贼情何如，至为系念。

此间鲍、张初二三并未开仗，唐桂生赴祁、建交界之区，亦未见贼也。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。余给以二百金，实不为少。余在京十四年，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，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，虽由余交游太寡，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。余家后辈子弟，全未见过艰苦模样，眼孔大，口气大，呼奴喝婢，习惯自然，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，吾深以为虑。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，两弟不深信，犹能自省自惕；若以傲字诘诫子侄，则全然不解。盖自出世以来，只做过大，并未做过小，故一切茫然，不似两弟做过小，吃过苦也。

### 点评：深以子侄辈骄傲之气为虑

六月二十日，曾纪泽从老家来到安徽祁门探望父亲，九月初一离祁门回湘。原定过了十月十一日父亲五十大寿后再走，因徽州失守，祁门危急，故提前离开。此时其九叔、幺叔正驻兵安庆城外，他便取道安庆去看望二位叔父。离开安庆时，幺叔大约给了侄儿一笔较大的钱，从信中的语气看来，要大为超过二百两银子。于是曾氏就此发了一大通感慨。

二百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当时的一个塾师，月薪约五两银子，一年下来也不过六十两银子。二百两，是一个塾师三年零四个月的全部薪水，故曾氏“实为不少”的话是实话。但在自领一营兵勇、动辄以数千两为计算单位的湘军将领眼里，几百两银子只是小菜一碟。为了表示兄弟情意，曾季洪拿出三五百两银子

给侄儿，原本算不了什么，但曾氏却因此担忧。他担心曾家的小字辈，从生下来起，就处在极为优越的环境中，家中有权有势有财产，有奴婢供使唤，从而养成纨绔习气，最终变成一无所能的公子少爷。

曾氏的所虑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人性通例，是处逆境而发愤，处逸境而堕落，故世间富贵之家少有绵延四五代的。正因为虑及到此，曾氏不仅在言语书信中不厌其烦地敲警钟，更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，并限制其子孙在物质方面的享受。

## 谕纪泽纪鸿（戒轻易）

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泽儿在安庆所发各信及在黄石矶、湖口之信，均已接到。鸿儿所呈拟连珠体寿文，初七日收到。

余以初九日出营至黟县查阅各岭，十四日归营，一切平安。鲍超、张凯章二军，自二十九、初四获胜后未再开仗。杨军门带水陆三千余人至南陵，破贼四十余垒，拔出陈大富一军。此近日最可喜之事。英夷业已就抚，余九月六日请带兵北援一疏，奉旨毋庸前往，余得一意办东南之事，家中尽可放心。

泽儿看书天分高，而文笔不甚劲挺，又说话太易，举止太轻，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，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，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时刻留心。鸿儿文笔劲健，可慰可喜。此次连珠文，先生改者若干字？拟体系何人主意？再行详禀告我。银钱、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，我家中断不可积钱，断不可买田。尔兄弟努力读书，决不怕没饭吃。至嘱。澄叔处此次未写信，尔禀告之。

闻邓世兄读书甚有长进，顷阅贺寿之单帖寿禀，书法清润。兹付银十两，为邓世兄（汪汇）买书之资。此次未写信寄寅阶先生，前有信留明年教书，仍收到矣。

### 点评：戒轻易

在对人的要求上，曾氏讲究“厚”、“重”二字。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，“厚”、“重”一直有很高的地位。曾氏指出儿子素日行为中的两大毛病，一为说话太易，二为举止太轻，都是由“厚重”而引发出的批评。

说话太易，大概是指说话频率太快，词欠稳妥，表达较轻率等等。举止太轻，可能是指走路过急，说话时手的动作较多，眼神多游移飘忽等等。这些，在曾氏看来都属于不厚重的表现，都应慢慢克服。

曾氏对儿子的这个要求，从原则上看是对的；尤其对男人来说，举止厚重，能使人对其产生信任的感觉。但是，举止重与轻，毕竟不能说明一切。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感情丰富，思维敏捷，大多举止轻易，这并不影响他们事业上的成就和人际间的交往；即便对从政者而言，刘邦流氓习气严重，曹操简脱随意，这些与“厚重”相距甚远的品性，也并不妨碍他们成就一番帝业。可见，对子弟这种属于外化的举止行为，不必要求过苛。倘若他好动，何必一定要他安静？倘若他说话快急，何必强迫他缓慢？笔者以为，还是顺其自然为好。读者诸君以为如何？

## 致澄弟（坦然怡然对待生死）

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日内皖南局势大变。初一日德兴失守，初三日婺源失守，均经左季翁一军克复。初四日建德失守，而余与安庆通信之路断矣。十二日浮梁失守，而祁门粮米必经之路断矣。现调鲍镇六千人进攻浮梁，朱、唐三千人进攻建德。若不得手，则饷道一断，万事瓦裂，殊可危虑。

余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生死之际，坦然怡然。惟部下兵勇四五万人，若因饷断而败，亦殊不忍坐视而不为之所。家中万事，余俱放心，惟子侄须教一勤字一谦字。谦者骄之反也，勤者佚之反也。骄奢淫佚四字，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。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，则以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八字为本，千万勿忘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### 点评：坦然怡然对待生死

读这封信，我们读到的是一种临危不乱的心境。

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，曾氏将两江总督衙门兼前敌总指挥部移到安徽祁门。当时皖南各府州活跃着太平军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、侍王李世贤、辅王杨辅

清等部三四十万人马，双方争城夺地，仗打得十分残酷。五个月来，祁门一直处于险象环生之中。八月中旬，宁国府失守；下旬，李元度丢失徽州府。从那以后，形势便变得更加严峻了。十月中旬，太平军前锋到达离祁门仅六十里的羊栈岭，老营仅两三千老弱残兵，人心惶惶，一片慌乱。城外小河边，每天夜里，都有不少人携带钱物乘船离去。到了十一月，建德、浮梁相继失守，祁门之倾覆，已在旦夕之间。据野史说，曾氏将一柄剑埋在枕头下，随时做好自裁的准备。十月二十四日，他在给老九、老幺的信中说：“现讲求守垒之法，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，倘有疏虞，则志有素定，断不临难苟免。”一个文弱书生，不可能靠与敌人肉搏格斗去取胜活命，既不“苟免”，自杀是必定无疑了。联系到他先前的两次投江，看来野史所言，不是虚构。

人在危险之时，总免不了心慌神乱，会做种种坏的打算；倘若将最坏的猜测定在“死”上，并且不畏惧的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大不了一死”，心境倒反而会平静下来。此信中“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”的话，在日后的危难时，他也曾多次说过，意谓这一辈子已无遗憾了，死就死，故而处生死之际，他能坦然怡然。

勘破事理，看淡生死，坦怡面对危难，这是曾氏这封家信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
## 致沅弟季弟（资夷力师夷智）

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专使至，接书并胡帅、袁帅二书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二十日羊栈之战，实派人数得贼尸六百四十五具，其水淹者、屋内者、已埋者尚不在此。内贼目古隆贤，据报实已杀矣，岭外之贼胆应可稍寒。二十四日令鲍镇率马步六千人赴景镇会剿，扫清鄱阳、都昌一带，直至东流、建德。鲍镇去后，岭防仍不免有事，吾与凯章当坚守，静镇以待事机之转。唐、沈七营已回祁门，霆军亦留四营在渔亭，或足以资守御。

二、狗逆既未大创，希军万不可南渡。北岸怀、桐，狗所必争也。韦军在枞阳，亦系必应坚守之地，如无他军换防，亦不可令韦军南来。盖十七日建德之克，二十日羊栈之胜，南岸已大有转机；且闻湖口业已保守无恙，贼亦处处丧志，不必再抽动。北岸大局，弟与润帅、希公熟商可也。安庆贼之伪回文，尚未得见。



三、袁帅奏折，不为无见。然彼甘言蜜语，以师船助我打长毛，中国则峻拒之；彼若明目张胆，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，再哀求之，岂不更丑？余谓彼以爱兄之道来，诚信而喜之可也。下官也有一本，录稿寄阅，弟可抄送润帅一阅。

### 点评：资夷力师夷智

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谈到外交事，并说“下官也有一本”。我们来说说这段话的背景及曾氏的奏本。

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，躲在热河行宫的咸丰皇帝，给曾氏及江苏巡抚薛焕、浙江巡抚王有龄、漕运总督袁甲三等人发出一道上谕。上谕说，俄国公使对恭王说，该国愿派出三四百兵士协助中国军队进剿长毛，并愿出洋船代运漕粮。这两件事是否可行，命曾氏等人奏明。

信中所说的“袁帅奏折”，即漕运总督袁甲三针对这道上谕的奏折。附带说一下，这位袁甲三，就是袁世凯的叔祖。袁世凯的祖父袁树山有两个弟弟，甲三为其一。袁家之所以成为河南项城的望族，基础便是这位袁甲三打下的；后来，其子袁保恒官居刑部侍郎，进一步将袁家推向兴旺。

曾氏这“一本”，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名奏章，它开启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运动，不能不谈，但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说说。

十一月初八日，曾氏以“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”为题，拜发了这道奏章。鉴于“自古外夷之助中国，成功之后，每多意外要求”的先例，明确表示拒绝借俄兵助剿，而对于代运南漕一事，则认为可以答应。

答复了朝廷咨询的这两桩事后，曾氏就夷事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“驭夷之道，贵识夷情”，并对英、美、法、俄几个主要外夷作了分析：英最为狡黠，法次之，俄势力大过英、法，曾与英斗过，英怕俄。相比较而言，美“性质醇厚”。因此，这次俄国既然说美国商人愿意代运南漕，可以由薛焕出面与美国面订章程，妥为筹办。既可暗中杜绝俄国借此讨好美国，又可以让美国知道我国对他们不存猜疑之心，有利于今后两国邦交。在奏章的最后，曾氏写下了两句话：“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，得纾一时之忧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，尤可期永远之利。”

这两句话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魏源的名言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出于《海国图志》序言里的这句话，闪耀出一个卓越爱国者的思想光辉。但身为江苏巡抚衙门幕僚的一介文人，无权无势，这个伟大设想仅停留在字面上而已。二十年后，这个设想经大清江山的柱石人物说出，其分量便有一言九鼎之重，更何况此刻三十岁的年轻皇上正蒙受着洋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，渴望强大以复仇，故而很